

返 祖(节选)*

童天一

菲菲在大门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奇迹就开始出现了。

“你的《倒行日记》有办法出版了!”菲菲说。

我在阳台等待那个声音,一时没有听清她的话。

“我到东园路找了一个书商,他叫我们明天将所有日记都带去,如果看中了,他愿出个好价钱一次买断,然后拿去香港或台湾出版。”

我从阳台冲进房间:“为什么要等明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不,今天我们去见加拿大来的一对夫妇:他们也是搞人类学的,你们肯定谈得来。”

于是我们来到格林夫妇面前。这是外语学院专家楼中的一个套间,先知巴哈欧拉^①深邃的目光在相框中注视着我们。格林夫人看上去就是一位地道的华人,可她除了会说“你好”之外便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她在我们面前随意展开一幅长卷,只见密密麻麻的汉字和英文爬满其间,这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符号,叙述的是一个叫巴哈伊教的神秘历史。不久,我便听到了穆罕默德一千一百多年前对信徒们所作的预言:在我之后,将有更伟大的使者来临。一千年之后的一八四四年,伊朗南部一个叫希拉资的美丽城市,一位二十五岁从未上过学的青年宣布,他就是那个伟大的使者。这个青年就是巴孛。许多回教徒在麦加朝圣时,巴孛来到这个回教圣地,他告诉人们:他们所崇拜的、安拉已应许的人已经来了。虽然没有人听,巴孛却已完成了宣示。巴孛返回故乡时,一队士兵逮捕了他,祭师们不愿让这个新宗教传播。但是,锁链和牢狱都无法阻止他传播福音,在短短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的真理而牺牲。

当人们决定杀害他时,巴孛年仅三十一岁。士兵们在广场上准备枪杀巴孛,周围聚拢了一大群人,他们看见年轻的门徒靠在亲爱的恩师胸前。伟大的时刻到了,鼓已敲动,号角已吹响。号声渐渐消逝,大家听到那可怕的命令:“开枪!”上百个已经瞄准的士兵开了枪,广场上布满了大片烟云,火药味弥漫在空气中,但是,云散烟消之后,巴孛无影无踪,他那忠诚的门徒却毫无损伤地站着。奇迹!惊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想,人们都说,巴孛已经升天。这一队枪兵和他们的队长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奇特的事,他们派人向各方寻找巴孛。最后还是那位从狱中将巴孛提出来的军官,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了他。他安详地坐着,正在结束曾被这位军官鲁莽地打断的话。于是,巴孛转向那位军官,笑

* 原载童天一:《返祖》,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① 此处有误,应为“阿博都·巴哈”。——编者注

说着，现在，他在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准备用牺牲来证明他的真理了。

巴孛被重新带进刑场，但行刑队长拒绝再度下令枪杀这个纯良圣洁的青年，他率领部下走了。结果，另一队士兵被派来执行死刑。这一次上百粒子弹聚射在巴孛和他忠诚的信徒身上。

现在，墙上那幅肖像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先知巴哈欧拉。当巴孛开始宣示时，巴哈欧拉已经二十七岁，他立即承认巴孛是上帝的圣使，成为巴孛最著名的追随者。巴哈欧拉是一个神圣的建筑师，他为巴孛所传的圣道奠定了基础，为人类的统一构筑了宏伟的蓝图。

一百年前巴哈欧拉就已经作出预言，从二十世纪末至下一个世纪，中国将逐渐强大并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因此他号召信徒到中国传道。于是，格林夫妇肩负着先知的使命坐在我面前。我想起客家英杰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会——它比巴哈伊教早一年诞生，想起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和毛泽东的纪念文章，想起了巴哈伊教总部“世界正义院”就设在与它的发源地伊朗誓不两立的以色列，我的理性几乎迷失。

格林夫人拿出一本橙色的小册子，那是“世界正义院”一九八五年十月对全人类所作的文告：《世界和平的承诺》。她用加拿大英语朗声念道：世代善良百姓所渴慕的，和自古经书圣典所允诺的“太平盛世”即将到来。人类正稳健地朝着世界统一秩序方向发展。本世纪初叶，国际联盟的诞生，继而来的是基础更广泛的联合国组织，二战之后，绝大多数国家纷纷独立自主，说明了国家的建立过程已告完成，同时新兴的国家已能与历史悠久的国家一起过问彼此关切的事情，许多民族与集团，以往互相隔离敌对，如今却进行广泛的合作和交流。在此得天独厚的世纪，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正预示着此星球将面临一个社会演进的高潮，同时也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提出了具体途径。

房间鸦雀无声，菲菲幸福地靠在我身上，格林夫人呷了一口中国绿茶，神情忽然严肃起来：然而，障碍依然存在，猜忌、误解、偏见、怀疑与狭隘的自私集团正困扰着国家与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深刻的灵性与道德的责任驱使我们在此良机不再的时刻，共同邀您来探讨一个世纪前巴哈伊的启示者首次对人类统治者表达的深刻哲理：“绝望之风四面八方吹袭，分裂及折磨人类的纷争正与日俱增。迫在眉睫的剧变与灾难现已出现，然而现时制度却显得可悲无能。”这一预言已为人类共同的经验所证实。目前制度的瑕疵已显而易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并无法驱逐战争的幽灵，无法遏制国际经济体系崩溃的威胁，对无政府主义及恐怖主义束手无策，更无法解除为这些痛苦所折磨的千百万人们。

人类的光明出路，是统一在巴哈伊教^①的世界宗教同出一源、人类一家的观念上，重新建立文明世界并使之非军事化的，成为一个在政治机构、精神抱负、金融贸易、语言文学等基本方面统一的世界，但在这统一的联邦组织中，同时又存在着各国民族的种种特点。

从外语学院出来，菲菲说：“我信世界正义院，你信吗？”

“什么宗教我也不信！”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东方教授对我毒害太深。教授虽然热衷于测量各种人体，尤其是混血的人体，却是一位观点奇特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德国和日本的再次强大，主要是因为人种比较单纯。他相信每一种民族都将会成为一个国家，因此，国家的建立过程远不像巴哈伊教所说的已经完成。”

^① 据说巴哈伊教(Bahá'í)在联合国设有特殊席位。

菲菲不以为然。

我说：“你可以信巴哈伊教，那是你的事。但我怀疑巴哈伊教的‘世界大同，人类一家’的理想能否实现。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听完你就明白。有一个老头给广州一家医院扫地，报酬不高，但这老头干得有声有色，因为他可以捡弃婴卖，每月收入不菲。一天，有对夫妇要求退‘货’，理由是‘货’不对板。你知道，婴儿刚出生时没什么区别，都像红皮老鼠一样，渐渐地，就会越长越白，越来越有人样。但这对夫妇高价买的儿却与众不同，竟一天比一天黑起来，原来是中国姑娘与非洲情人的私生子。这老头死活不肯退货，说当初双方没有讲好实行‘三包’，你们不要谁还敢要？”

菲菲笑得蹲在地上。

“这世界一家能实现吗？”

“可我觉得你见过格林夫妇之后心情好多了，不是吗？”

我恍然大悟：“好啊，你是要他们给我做心理治疗。难道你也认为我会疯吗？”

她走过来偎在我怀里：“我现在放心了。前几天怪吓人的，我上班时你坐在阳台上，下班时你还坐在那里，连姿势都没变过。”